

改進我們的報紙工作

河南日報社

一九五〇年五月

目 錄

- 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在報紙刊物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
列寧：論我們的報紙
斯大林：論自我批評
斯大林：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
毛澤東同志論自我批評
- 二、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發布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定
- 三、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發布關於建立廣播收音網的決定
- 四、人民日報社論：堅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加強報紙與人民羣衆的聯系
- 五、通訊員是報紙的柱石
- 六、論報紙上的消息
- 七、報紙編輯部怎樣處理勞動者的來信
- 八、省政報紙編輯部工作的組織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在報紙刊

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全文如下：

(一) 吸引人民羣衆在報紙刊物上公開地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並教育黨員、特別是黨的幹部在報紙刊物上作關於這些缺點和錯誤的自我批評，在今天更加突出地重要起來了。因為今天大陸上的戰爭已經結束，我們的黨已經領導着全國的政權，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容易危害廣大人民的利益，而由於政權領導者的地位，領導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產生驕傲情緒，在黨內黨外拒絕批評，壓制批評。由於這些新情況的產生，如果我們對於我們黨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經濟機關和羣衆團體的缺點和錯誤，不能公開地及時地在黨和廣大人民中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們就要被嚴重的官僚主義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國的建設任務。由於這樣的原因，中共中央特決定：在一切公開的場合，在人民羣衆中，特別在報紙刊物上展開對於我們工作中一切錯誤和缺點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二) 爲了公開地並且在報紙刊物上正確地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應當在黨內和人民中進行兩方面的教育。第一、要教育黨員特別是幹部認識：在報紙刊物上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爲了鞏固黨與人民羣衆的聯系、保障黨和國家的民主化、加速社會進步的必要方法。使得人民羣衆能夠自由地在報紙刊物上發表他們對於黨和人民政府的批評和建議，縱然這些批評和建議並非完全成熟與完全正確，而他們也不會因此受到打擊與嘲笑，乃是提高人民羣衆的覺悟性和積極性，吸引人民羣衆踴躍參加國家建設事業的嚴重步驟。因此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幹部必須對於反映羣衆意見的批評採取熱烈歡迎和堅決保護的革命態度，而反對對羣衆批評

置之不理、限制發表和對批評者實行打擊、報復與嘲笑的官僚主義態度。這在今天最主要的方面。第二、要同時教育報紙刊物的編輯人員、記者、通訊員和人民羣衆去區別正確的批評和破壞性的批評。我們所提倡的批評，而是人民羣衆（首先是工人農民）以促進和鞏固國家建設事業爲目的、有原則性有建設性的與人爲善的批評，而不是爲着反對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同綱領、爲着破壞紀律和領導、爲着打擊人民羣衆前進的信心和熱情、造成悲觀失望情緒和散漫分裂狀態的那種破壞性的批評。報紙刊物的編輯人員、記者、通訊員和讀報組，應當歡迎和領導正確的批評而反對破壞性的批評。對於這種破壞性的批評，特別是反革命分子破壞人民民主專政的言論，是應該而且必須加以拒絕的。

（三）爲了保障在報紙刊物上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得以順利而有效地進行，中共中央特規定下列各項辦法，望各級黨委與黨報工作者切實地加以執行：

甲、凡在報紙刊物上公佈的批評，都由報紙刊物的記者和編輯負獨立的責任。過去在許多地方曾經實行一種辦法，就是把批評黨和政府的組織與人員的稿件送給被批評的組織和人員閱看，在徵得他們的同意後，才加以發表。這種辦法，在戰爭期間調查不便的條件下，曾經避免了許多不完全符合實際的和周到的批評，但是在現時的條件下，繼續採取這種辦法却是害多利少的，不對的。在今後，報紙刊物的人員對於自己不能決定真偽的批評，仍然可以而且應當徵求有關部門的意見，但是只要報紙刊物確認這種批評在基本上是正確的，即令並未徵求或並未徵得被批評者的同意，仍然應當負責加以發表。

乙、對於工農通訊員的稿件，同樣適用上述辦法。工農通訊員的工作，除由報紙領導外，並應由所屬生產單位的黨的組織加以協助。工農通訊員的活動狀況，應列爲檢查報紙工作和各生產單位黨的工作的項目之一。任何人不得濫用權力壓制工農通訊員在報紙刊物上的批評，或加以報復。

丙、讀者來信中的有益的批評，凡報紙刊物能判斷其爲真實者，應當加以發表，投書者應將真實姓名住址告知報社，但報社得依投書者的要求代守秘密。

丁、批評在報紙刊物上發表後，如完全屬實，被批評者應即在同一報紙刊物上公開接受並公佈改正錯誤

的結果。如有部分失實，被批評者應即在同一報紙刊物上作出實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評的正確部分。如被批評者拒絕表示態度，或對批評者加以打擊，即應由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予以處理。上述情事觸犯行政紀律和法律的部分，應由國家監察機關和司法機關予以處理。

(四) 規定列寧「論我們的報紙」，斯大林論自我批評，「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毛澤東同志論自我批評，和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黨的和蘇維埃的報刊的決議，作為各級黨委和黨報黨刊在討論和執行本決定時的學習資料。

(五) 本決定適用於黨所領導的報紙和刊物，但黨外報紙和刊物在同樣精神上採取同樣正確的態度批評黨的組織和人員時，黨也應當按照同樣的辦法給予應有的合作和支持。

一九五零年四月十九日

列寧：論我們的報紙

（中共中央計：我們選了列寧的這篇文章作為全黨在討論和執行中央「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時的學習資料，因為這篇文章尖銳地指出了報紙應當堅決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應當「多談些經濟」，「多注意工農羣衆在事實上，在其日常工作中，怎樣在建設新的東西」，這些意見，對於我們今天是完全適用的。但是這篇文章說到資產階級的地方却不適用於今天中國的情況。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以資產階級為革命對象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卻是中國工人階級在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中的同盟者之一。這一點在學習斯大林的兩篇文章時也須同樣地加以注意。）

對於獨斷目的政治鼓動——對政治的空談佔據的篇幅太大了。對新生活的建設，對於這個建設底各種事實，則佔據的篇幅太少了。

關於像資產階級的僕從——孟塞維克底可恥的叛變，像美日為了恢復資本底神聖權利而進行的侵犯（計：這是指美國和日本參加俄國內戰反對蘇維埃共和國而言。——俄文版編者），像美國千萬富翁咬緊牙根反對德國等等……這些簡單的衆皆週知的，明顯的，為羣衆所大概知曉的現象，為什麼不寫成十行二十行，而硬要寫成兩百至四百行呢？講到這些事情是應當的，在這一方面的一件新的事實，是應當記載的，但是用不着寫論文，用不着重複議論，而只要寫上幾行，以「電訊方式」，即是舊的，衆所週知的，早有評價的政治底新的表露就行了。

在「幸福的舊的資產階級時代」，資產階級的報紙，并不涉及「神聖之神聖者」——私人工廠、私人銀

濟中的內部情況。這種習慣是適合於資產階級底利益的。我們應該根本丟掉這種習慣。但是我們還沒有丟掉這種習慣。我們底報紙式樣還沒有變成這樣：如像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裏邊應有的文化那樣。少談些政治。政治已經完全「明朗化」了，它歸結成了兩個營壘：實行起義的無產階級與區區少數奴隸主、資本家（從他們的獵犬起到孟塞維克等為止）底鬥爭。再重複說一句，關於這種政治，可以而且應當講得很短很短。

多談些經濟。所謂經濟不是指「一般」推論，學者考察，知識分子計劃及其他垃圾而言。——可惜，此種經濟十之八九正是垃圾。不是的，我們所要的經濟，是指搜集、精密檢查及研究新生活的真正底建設各種事業而言。在事實上，在新經濟底建設中，大工廠、農業公社、貧農委員會、國民經濟地方委員會，有沒有進步呢？這種進步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它們能否證明呢？這裏有沒有大言誇張、知識分子的「語言」、「調整」、「擬就計劃」、「運用力量」、「現在我們可以保證」、「改善是不庸懷疑的」以及「我們」這樣的「老手所愛吹的其他等等大言不慚的「計劃」呢？這些進步是怎樣達到的？如何可使這些進步更加廣泛起來？

自工廠收歸國有之後，落後的工廠會成了分崩離析、藏污納垢、流氓行爲、懶惰成性底模範。此種落後工廠應上「黑板」。但是這種「黑板」是在那裏呢？它還是沒有的。如果不同這些「資本主義傳統的保存者」作戰，那麼我們就不會履行自己的責任，只要我們沉默，容忍這樣的工廠一天，那麼我們便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收拾破布爛紙者，我們還不會像資產階級所作的那樣，在報紙上來進行階級鬥爭。請回想一下罷！資產階級曾經如何巧妙地用報紙上獵獲他們的階級敵人，如何譏笑他們，如何侮辱他們，如何虐待他們。而我們呢？難道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代底階級鬥爭，不在於保護工人階級利益，以防範那些頑強地保持資本主義傳統「習慣」而繼續以舊觀點來看待蘇維埃國家——給「它」少做些工作，並做得壞些，而從「它」多拿些錢——的區區少數工人嗎？就是在蘇維埃印刷所底排字工人中間，在索莫靖斯葛與普爾洛夫斯基工廠的工人中間，難道這樣的糊塗虫是很少嗎？我們獵獲了他們中間的幾個？揭穿了多少？懲戒示衆的又多少？

報紙關於這些，則默不作聲。即使講到的話，也是官僚文章，而不是革命的報紙，不是無產階級專用底機關報。無產階級應以自己底事業去證明，資本家及保存資本主義習慣的懶漢底反抗，是將被鐵拳粉碎的。

對於戰爭也是一樣，我們是否查辦過備法的司令官與軍人？我們是否向俄國全國痛責過一無用處的部隊？那些無用、怠慢、遲到等等而應從軍隊裏趕走，使全國知曉的大批壞蛋，我們是否懲罰過？我們對於具體的作惡者還沒有進行過切實的、無情的、真正的革命的鬥爭。我們還很少用生活各方面的生動的具體的榜樣和模範，去教育羣衆，而這正是報紙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底主要任務。我們還很少對工廠、鄉村、軍隊生活內部的日常方面，加以注意，在這一方面，是須要建設新的，在這一方面，是需要多多注意，多多宣傳，多多的加以社會的批評，最須要痛責無用分子，號召學習好的榜樣。

少登載些政治的空談。少登載些知識分子的議論。多接近些生活。多注意工農羣衆在事實上，在其日常工作，怎樣在建設新的東西。多多檢查這種新的東西，有多少是共產主義的。（一九一八年九月）

（新華社北京二十一日電）

斯大林：論自我批評

我知道，在黨底隊伍中有些人一般不喜歡批評，尤其不喜歡自我批評。這些人，我可以稱之爲「塗了漆的」共產黨員，時常咕噥着，揮開自我批評；嘿，又是這該死的自我批評，又是揭露我們的缺點——「不可不讓我安靜地活下去呢？顯然地，這些塗了漆的」共產黨員與我們黨底精神、與布爾什維主義底精神是毫無共同之處的。於是，由於那些遠不熱忱歡迎自我批評的人們有了這種情緒存在，所以我們便要問一問：我們是否需要自我批評，自我批評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而且自我批評有什麼好處？

同志們，我認為我們需要自我批評，就像需要空氣和水一樣。我認為：沒有它，沒有自我批評，我們黨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揭露我們的膿瘡，就不能消滅我們的缺點。而我們的缺點還很多。這是必須公開和誠實

地承認的。

自我批評口號不能算作新的口號。它是布爾什維克黨底基礎。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統治底基礎。既然我國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而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則只有一個黨，即共產黨，共產黨是不把而且不能把政權分給其他政黨的，——那末，如果要想前進，我們自己就應當揭露和糾正自己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再沒有人來揭露和糾正自己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白嗎？自我批評應當是推動我們向前發展的重大力量之一，同志們，這難道不明白嗎？

自我批評口號在我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後獲得了特別強有力的發展。為什麼呢？因為從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消滅了反對派以後，在黨內便造成了一種我們不能不加以重視的新的情況。

情況底嶄新之處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再也沒有或幾乎再也沒有反對派了，就是由於容易地取得了對反對派的勝利，而這（即勝利）本身對於黨是極重大的好處，所以在黨內便能造成高枕而臥、安然自在、閉眼不看我們工作缺點的危險。

容易地取得對反對派的勝利，這對於我們黨是極大的好處。但它自身包藏著特別的缺點，就是黨能飽自滿的情緒，被自以為是和高枕而臥的情緒所滲透着。而高枕而臥是意味着什麼呢？這是意味着：葬送我們的前進運動。而為了不使這種事情發生，我們便需要自我批評，但不是反對派所進行的那種惡意的、實質上是反革命的自我批評，而是誠實的、公開的、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

我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估計到了這個情形，提出了自我批評口號。從此自我批評底浪潮便日益高漲起來，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全會底工作上也刻上自己的標記。

怕我們的敵人、國內敵人和國外敵人利用我們的缺點，大聲叫喊：呵，他們布爾什維克那裏並不是百事順遂，——那就奇怪了。我們布爾什維克要怕這一切——那就奇怪了，布爾什維主義底力量也正是在於：他們不怕承認自己的錯誤。讓黨、讓布爾什維克、讓我國一切誠實的工人和勞動分子來揭露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建設中的缺點吧，讓他們指出消滅我們缺點的途徑，以便我們工作中和我們建設中不再有停滯、糟糕、

腐敗的現象，以便我們的全部工作、我們的全部建設一天天地改善並且從成功走到成功吧。現在主要的就是這個。此外就讓敵人去胡聊我們的缺點吧——這樣的小事情是不能而且不應當使我們布爾什維克窘困的。

最後，還有一種情形，促使我們要進行自我批評。我指的是羣衆與領袖的問題。最近在我們這裏開始造成了領袖和羣衆間的某些特殊關係。一方面，在我們這裏劃分出了、從歷史上形成了一個領導者集團，這些領導者底威信愈來愈高地上升着，而且這個集團高得幾乎是羣衆所達不到的了。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羣衆，首先是一般勞動羣衆，提高得非常地慢，他們開始眯着眼睛從下向上看自己的領袖，而且往往怕批評自己的領袖。

當然，我們這裏形成了一個上升得很高和有很大威信的領導者集團，——這個事實本身就是我們黨很大的成績。顯然地，沒有這樣一個有威信的領導者集團存在，要領導很大的一個國家是不可想像的。但是，領袖們在上升時候便離開羣衆，而羣衆則開始從下向上地看着自己的領袖而不敢批評他們，——這個事實便不能不造成領袖離羣衆和羣衆離開領袖的某種危險。

這個危險能造成這樣的一種結果，即領袖驕傲起來，自以爲一切都對。上層領導者驕傲起來，開始瞧不起羣衆，這能有什麼好處呢？顯然地，除了使黨滅亡而外，是不會有別的結果的。可是我們却願意前進和改善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要使黨滅亡。正是爲了前進並改善領袖和羣衆間的關係，就必須時時刻刻開放自我批評底門戶，必須給蘇維埃人們以可能性來『咒罵』自己的領袖，犯了錯誤就批評他們，使得領袖不驕傲而羣衆不離開領袖。

有時候人們把羣衆和領袖問題與提拔幹部問題混爲一談。同志們，這是錯誤的。這裏所說的不是提拔新的領袖，雖然這件事情是值得黨嚴重注意的。這裏所說的是保存已經提拔起來的和有威信的領袖，建立他們與羣衆之間經常的和牢而不破的聯系。這裏所說的是憑着對我們缺點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去組織黨底廣泛與論、工人階級底廣泛輿論，來作爲生動的和警覺的精神上的監督，而擁有威信的領袖，如果他們要保持黨底信任、工人階級底信任，就應當細心地傾聽這些意見。

在這個意思下，我們黨——蘇維埃的報刊底意義的確是不可估計的。在這個意思下，不能不歡迎「真理報」之首倡組織「工農檢查欄」來進行對我們工作缺點的有系統的批評。不過還必須努力使批評嚴肅而且深刻，不要浮光掠影。在這個意思下，也應該歡迎「共青真理報」之首倡熱烈和勇敢地攻擊我們工作底缺點。有時候人們害怕批評者，說他們的批評並不是十全十美的，說批評有時候不是百分之百地正確。往往人們要求批評每一點都應該是正確的，而如果把批評不是每一點都正確的，他們便開始叱責、譏罵起來。

同志們，這是不正確的。這是危險的錯誤。只要把這個要求試提出來，你們就會變成千萬萬願意糾正我們的缺點但有时候還不善於正確地表達自己意思的工人、工人通訊員、農村通訊員底口。這便是死路，而不是自我批評。

你們應當知道：工人們有時候對於我們工作底缺點有點怕說實話。他們有點怕，不只是因為他們因此會「挨揍」，而且是因為他們怕人們「笑」。他們批評得不完全。在自己身上體驗到我們工作和我們計劃底缺點的普通工人和普遍農民，怎樣能井井有條地論證自己的批評呢？如果你們要求他們的批評百分之百正確，那末你們就削減任何來自下面的批評底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評底可能性。所以我認為：即令批評只包括着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那末就是這種批評也應該歡迎，細心的傾聽，抓住其中健全的核心。我重說一遍：要不然的話，你們就得把成千成萬忠心於蘇維埃事業的人們底口塞住，因為他們在自己的批評工作中還沒有足夠的經驗，但是真理本身是從他們的口中說出來的。

正是爲了不壓制自我批評而把它展開起來，正是爲了這個，就必須細心地聽完蘇維埃人們底任何批評，即令這個批評有時候並非完全都是正確的。只有在這些條件下，才能使羣衆確信：他們不會因為不完美的批評而「挨揍」，也不會因為他們批評有某些錯誤而被「嘲笑」。只有在這個條件下，自我批評才能具有真正的羣衆性質和真正的羣衆面貌。

不言而喻，這裏所講的並非「任何種類的」批評。反革命者底批評也是批評。但這種批評底目的是誣蔑蘇維埃政權，破壞我們的工業，瓦解我們黨的工作。顯然地，這裏所講的不是這種批評。我們所講的不是這

種批評，而是來自蘇維埃人們的批評，是其目的在於改善蘇維埃政權機關，改善我們工業、改善我們黨和職工會工作的批評。我們須要批評是爲了鞏固蘇維埃政權，而不是爲了削弱它。正是爲了鞏固和改善我們的事業，正是爲了這個，黨才頒佈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口號。

如果自我批評執行得正確和誠實，那末我們對自我批評口號首先期望些什麼呢，這個口號能給我們什麼結果呢？這個口號應當至少給我們以兩個結果。第一，它應當提高工人階級底警惕性，把工人階級對我們缺點底注意力尖銳化起來，促進這些缺點底改正，並且使我們工作中任何的『意外』成爲不可能。第二，它應當提高工人階級底政治修養，發揮他們的國家主人翁感覺，並且促進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的訓練。

你們是否注意到：不僅沙赫亭事件，而且一九二八年一月的糧食採辦工作危機，對於我們很多同志都是『意外』？在這一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沙赫亭事件。一批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專家工作了五年，從國際資本底反蘇組織接受指令。五年來我們的組織寫出了和發出了各種各樣的決議和指令。當然，我們石炭工業底事業到底還在上升，因爲蘇維埃經濟體系是如此生氣勃勃和強大有力，以致於不管我們的沒腦子和我們的錯誤，不管專家們底破壞工作，我們的石炭工業畢竟還是勝利了。五年來這批反革命專家在我們的工業裏進行了危害工作，炸毀鍋爐，破壞渦輪等等。我們却坐著，安然無事。結果『突然』，像冷水澆頭一樣——發生了沙赫亭事件。

同志們，這是正常的嗎？我想這是非常不正常的。掌舵船舵，睜眼看，但什麼也看不見，一直到情況把我們的鼻子拉去碰上一什麼災難——這並不等於領導。布爾什維主義不是這樣理解領導的。要領導就必須預見。而預見總不是容易的事情。同志們。

一二十個領導同志注視和發現我們工作中的缺點，而工人羣衆則不願意或不能夠注視和發現缺點，——這是一回事。這裏有一切把握可以斷定一定會看漏一些缺點，發現不出所有的缺點。幾十萬和幾百萬工人間一二十個領導同志一起注視和發現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揭露我們的錯誤，參加總的建設事業並指出改善事情的道路，——這是另一回事。這裏更有把握可以斷定不會有意外發生，不良的現象將及時發現，並且將及時的途徑，——這是另一回事。這裏更有把握可以斷定不會有意外發生，不良的現象將及時發現，並且將及時的途徑，——這是另一回事。

採取辦法來消滅這些現象。

我們必須這樣地處理事情，以便工人階級底警惕性能獲得發展而不致被壓制，以便千百萬工人都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底共同事業，以便千百萬工人和農民，而不只是二三十個領導者，刮目注視我們建設底進程，指出我們的錯誤並把它們拉到日光下來。只有在這個條件下，在我們這裏才不會有『意外』發生。但是爲了能做到這點，我們就必須展開來自下面的對我們缺點的批評，我們就必須造成羣衆性的批評，我們就必須接受和實現自我批評口號。

最後，與實行自我批評口號相聯系，關於提高工人階級文化力以問題，關於培植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的技能問題，列寧曾經說過：

『我們所缺乏的主要東西——是文化，是管理底本領。……新經濟政策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完全給我們保證了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問題『只』是在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底文化力量。』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建設底主要任務之一是培植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管理經濟、管理工業的技能和本領。

如果我們不發揮工人底力量和能力，不發揮工人階級優秀分子底力量和能力來批評我們的錯誤，指出我們的缺點並推動我們的工作，那末我們能不能在工人階級中間培養這些技能和這種本領呢？顯然是不可能的。

那末，需要什麼才能發揮工人階級和一般勞動者底力量和能力，並使他們能獲得管理國家的技能呢？

爲了這個，首先就須要誠實地和布爾什維克式地實行自我批評的口號，誠實地和布爾什維克式地實行從下面對我們工作缺點和錯誤的批評的口號。如果工人利用公開和直接地批評工作缺點，改善我們工作和推動我們工作的可能，這是意味着什麼呢？這是意味着：工人們變爲國家、經濟、工業領導事業的積極參加者。而這就不能不提高工人底國家主人翁感覺，提高他們的積極性，他們的警惕性，他們的文化。

工人階級文化力量問題是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之一。爲什麼呢？因爲在至今存在的一切統治階級中，工人

階級這一統治階級是佔有一種稍為特別的和不很有利的地位。至今曾佔過統治地位的一切階級——奴隸主、地主、資本家——同時又是富有的階級。他們有教自己子弟以管理方面所必需的知識和技能的可能。工人階級與這些階級的區別就是在於：它是貧窮的階級，它從前沒有教自己子弟以管理方面的知識和技能的可能，而且它只在現在，在取得政權後，才獲得了這種可能。

我們文化革命問題之如此迫切，就在於這一點。誠然，蘇聯工人階級在其十年統治中在這方面的成就，比地主和資本家一百年的要大得多。但國際和國內的形勢是這樣：我們所作到的成績還遠遠不夠。因此，凡是能提高工人階級文化力量發展水平的手段，凡是能便利於培養工人階級管理國家和工業的技能和本領的手段——凡是這樣的手段，我們都應當盡量的利用。

但是從上述的一切可以得出結論說：自我批評口號是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力量、培養工人階級管理技能的最主要手段之一。由此又得出一個理由，說明實現自我批評口號是我們生命攸關的任務。

一般講來。養成我們把自我批評口號當作迫切口號的理由就是如此。

（節錄「論中央和監察委員會聯合全會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四月）

曹葆華、毛岸青譯（新華社北京二十一日電）

斯大林：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

不能把自我批評口號看作一種轉瞬過去的和倏忽即逝的東西。自我批評是一種特殊的方法，是以革命發展底精神一般來教育黨底幹部和工人階級的布爾什維克方法。馬克思早就說過：自我批評是鞏固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至於說到我們黨內的自我批評，那末自我批評底開端是在我國布爾什維主義開始出現時起的，即在布爾什維主義作為工人運動中一種特別的革命派別而誕生出來的最初幾天起的。

大家知道，列寧還在一九〇四年春天，當布爾什維主義還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而是與孟什維克一起

在一個社會民主黨內工作時，——大家知道，列甯在那時候就已經號召黨進行『自我批評和無情地揭露自己的缺點』。列甯那時候在自己的小冊子『進一步，退兩步』裏曾經這樣寫道：

『他們（即馬克思主義者底敵人——斯大林註）看見我們的爭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他們爲着自己的目的，自然竭力想斷章取義，摘引我這本專論我們黨底種種缺點的小冊子中的個別段落。可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經久歷戰鬥，飽受風霜，決不會被這區區針刺所驚擾，却能够不管這些針刺，而依然繼續其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地揭露自己的缺點（註一），這些缺點是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增長而被克服的。讓敵人老爺們試拿出他們『黨』內的真實情況底圖畫——那怕就是稍微近似於我們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所提供的圖畫——來給我們看看吧！』（第六卷，第一六一頁）

因此，一些同志認爲自我批評是轉瞬過去的現象，是一種時髦品，它與普通任何時髦品一樣一定很快就會過時的，——這些同志是完全錯誤了。其實自我批評是布爾什維主義武庫中不可分割的和經常運用的武器。這個武器與布爾什維主義底性質本身，與它的革命精神是不可分離地聯系着的。

有時候人們說：自我批評對於還沒有執政的黨是好東西，因爲它『無物可失』，然而自我批評對於已經在執政的黨却是危險和有害的，因爲在其周圍有許多敵對的勢力存在着，而敵人是可以利用它的被揭露出來的缺點來反對它的。

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相反地，正因爲布爾什維主義已經在執政，正因爲布爾什維克由於我們建設底成績會傲慢起來，正因爲布爾什維克會看不到自己的缺點，因而會使利於敵人的底勾當——正因爲這樣，所以自我批評，特別在現在，特別在取得了政權以後，是尤其需要的。

自我批評是以揭露和消滅我們的錯誤、我們的缺點爲目的，——自我批評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只能使利於布爾什維主義反對工人階級敵人的鬥爭的事業，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列甯曾經估計到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後情況底這些特點，他在一九二〇年四月——五月自己所著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傾』幼稚病』小冊子裏寫道：『一個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持的態度，就是測驗這個黨底嚴肅性及其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所負義務』

的眞正執行程度的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底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嚴肅的黨底標誌，這才是黨對自己義務的執行，這才是對階級、以至於對羣衆的教育和訓練。」（第二十五卷，第二〇〇頁）

列寧是千倍地正確的，當他一九二二年三月在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說：「無產階級不怕承認它在革命中把什麼什麼做得很好，而把什麼什麼沒有做到。一切至今滅亡了的革命黨之所以滅亡，就是由於傲慢而不見自己的力量在什麼地方，怕說出自己的缺點。而我們是不會滅亡的，因為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缺點，能學會克服這些缺點。」

結論只有一個：沒有自我批評，就沒有對黨、對階級、對羣衆的正確教育，而沒有對黨、對階級、對羣衆的正確教育，就沒有布爾什維主義。

自我批評口號，爲什麼正好在現在，正好在當前的歷史關頭，正好在一九二八年獲得了特別緊要的意義呢？

因爲現在比一兩年前更鮮明地顯露出了無論在國內方面或國外方面的階級關係底尖銳化。

因爲現在比一兩年前更鮮明地揭露出了蘇維埃政權底階級敵人的破壞工作，他們利用我們的缺點，我們的錯誤來反對我們工人階級。

因爲沙赫亭事件底教訓和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對付採辦糧食的巧計」，再加上我們工作計劃底錯誤，對於我們是不能而且也不應當無影無蹤地一下過去的。

必須趕快擺脫沙赫亭事件和採辦糧食工作困難所揭露出來的我們的錯誤和缺點，如果我們要鞏固革命和有準備地對付敵人的話。

必須趕快揭露我們那些還未被揭露出來的但毫無疑問是存在的缺點和錯誤，如果我們不願意被各種各樣的「意外」和「偶然」事件弄得手足無所措而使工人階級底敵人高興的話。

遲緩在這裏就等於便利我們敵人底勾當，加深我們的缺點和錯誤。但是要作到這一切，不展開自我批評

，不加強自我批評，不把千百萬的工人階級羣衆和農民羣衆捲入來發現與消滅我們的缺點和錯誤，是不可能的。

因此，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全會是完全正確的，當它在關於沙赫亭事件的決議中說道：

『保證順利完成所擬定的一切措施之最主要條件，應當是真正實現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底關於自我批評的口號。』

但是要展開自我批評，就首先必須克服許多擺在黨面前的阻礙屬於這一類阻礙的便是羣衆底文化落後，無產階級先鋒隊文化力量底缺乏，我們的停滯不前。我們的『擺共產黨員架子』等等。然而我們最嚴重的阻礙之一——即使不是最嚴重的阻礙——乃是我們機關中的官僚主義。這裏所講的是在我們黨的、國家的、職工會的、合作社的以及其他各種各樣機關裏的官僚主義分子。這裏所講的是這樣的一些官僚主義分子，他們靠我們底缺點和錯誤過活，害怕羣衆批評和羣衆監督就像害怕火一樣，妨礙我們展開自我批評，妨礙我們擺脫自己的缺點和自己的錯誤。不能把我們機關裏的官僚主義看作只是一種凡事拖延和文牘主義。官僚主義是資產階級對我們組織的影響底表現。列甯說得很對：

『必須使我們懂得：與官僚主義作鬥爭是絕對必要的鬥爭，它就像與小資產階級自發性作鬥爭的任務一樣複雜。官僚主義在我們國家機構裏已成了有這樣一種意義的折扣，以致於我們的黨綱也說到它了，而這正是因爲它與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及其延相聯系的。』（第二十六卷，第三二〇頁）

如果我們真想展開自我批評和擺脫我們建設事業底折扣，那就應當更加頑強地進行鬥爭來反對我們組織裏的官僚主義。

我們應當更加頑強地喚起千百萬工人和農民羣衆來進行從下而上的批評，來實行從下而上的監督，以作爲對付官僚主義的主要消毒劑。

列甯說得很對：